

6

巧妙摆脱



作者 辰光

吴国光此刻已经从刚才那种尴尬的状态下恢复了平静，先是吩咐司机开车，接着略加思索后伸出两根手指：“给他们这个数行不？”

宋万友看看竖在自己眼前的两根手指，随后又看了看吴国光才说：“现在这帮年轻记者可不是两三千就能打发掉的！”

吴国光的脑袋使劲儿地摇晃着：“是两万元！一人一万，您看行不？”

宋万友把脸转向车外，没有做任何回答。吴国光明白这个数字应该是可以了，随后他清了清嗓子，不无感慨地说：“现在的人啊，和咱们年轻那时候真是不一样喽，什么钱都敢拿，这样下去早晚是要出事情的！”

说完，他下意识地点了一下头，随即把整个身子转了过去，看了一眼自己车的后面。由于天气比较凉，车内的窗户上已经结了一层雾气，他使劲擦了擦雾气，看到车后面的两束车灯，才放下心来坐正了身子。

宋万友看到吴国光的动作，呵呵笑着说：“别紧张，跟着呢！这种小人物我见得多了，不撕下你一块肉来，哪只‘狼’愿意松口啊！”

吴国光无奈地摇了摇头，重重地叹了一口气。

江天养的车在跟了一段距离后，故意放慢了车速，让一辆出租车驶到自己的前面，随后才调转头向着北京的方向开去，直到他们快上那条国道时，吴国光的电话才打进他的手机里。

曹胖子一脸坏笑地看着江天养边开车边盯着手机屏幕上显示的来电号码：“就这反应速度，咱们都快到北京了他们才发现。”

江天养一只手把着方向盘，一只手接起了电话：“抱歉！抱歉！刚才接了单位的一个电话，让我们赶紧回去，说有紧急采访任务，所以只能先走一步了。”

吴国光知道这是江天养耍的一个手段，本来想发作，但又实在是不敢，只好和颜悦色地说：“老弟，这就是你的不对了，有什么事情吃完饭再说嘛！”

江天养哈哈笑着，正要讲几句安慰的话，电话那边已经换成了宋万友：“老弟，我是宋万友啊，要么就这样吧，咱们直截了当地说，今天这件事情你看怎么样能化解掉？”

“怎么样算是‘化解’呢？”

“就是不要报道，你要知道，这件事情一旦报道出去，对于L市交警的形象影响太大，L市的交警在省里可都是典型啊，旗帜好不容易才树立起来……”

江天养打断了宋万友的话：“宋处长，你也是一个‘老新闻’了，我举个例子吧。假设说一个交警扣了一台车，那么这个交警本人有放车的权力吗？肯定没有，只有交警的领导才有权决定放或不放。我们当记者的也一样，我们只有采访的权力，报道不报道的权力不在我这儿，我也有我的领导啊！”

宋万友听到这里没有再继续这个话题，只说了一些“天黑了，小心开车”的客套话，随即挂断了电话。此刻吴国光也明白事情终于闹大了，连忙伸出五个手指头问宋万友：“这个数行不？”

宋万友白了他一眼：“你就是把袜子脱下来，加上十个脚趾都不一定够了！”

吴国光傻在车里，老半天才一脸焦虑地看着宋万友说：“那你说该咋办？”

宋万友让司机先把车停在路边，自己沉思了一会儿，随后从口袋里摸出手机，调出一个号码，把手指放在拨出键上，转过脸来问吴国光：“办法只有一个了，他们《中国法制观察周报》总编辑和我一个老朋友是同学，我联系一下那个老朋友，让他在中间给引荐一下，你明天去北京吧，直接到报社找他去。”

吴国光知道宋万友的意思，此时他感觉自己已经被推到了悬崖边上，手中只有宋万友这根不知道会不会断掉的绳子：“你不打算陪我去吗？”

宋万友按下拨出键，趁着电话还没有接通，他冲着吴国光点了点头说：“看你的运气了，自己的梦自己去圆吧！”

自由地涂画

12



作者 方刚

儿子是在我的鼓励下开始在墙上涂画的。所有的孩子都爱在墙上随意地画，儿子只不过是在我的启发下更早地开始了“壁画”创作。自由涂画有助于自由性情的形成与巩固，从而促进一个健康心灵的成长。

一个生活中有太多条条框框、受太多束缚的孩子，他认识世界的能力以及对世界的态度都会受到影响，他探索生活的积极性也会受到阻碍。成年之后，他挑战未知与自我的能力都将大打折扣。

与重新粉刷一遍墙壁相比，有哪一位家长真的愿意为孩子付出这样大的牺牲呢？

晚上五六点钟发现灯不亮，不是小区停电，我才意识到很可能是自家电表卡里没电了。我便翻出电表卡到楼道里插电表检查，儿子紧跟其后，小眼睛盯着我插卡的动作，好奇地眨着。果然是卡里没电了。儿子拦住我要玩那电表卡，我不给，他嘴一咧委屈地要哭。我心一软，给他了，然后进厨房和正做晚饭的妻子说话，妻子说可能大的银行还没有下班，也许可以买到电。我便决定去买电。前后也就两三分钟的时间，再出来，发现那电卡已不在儿子手里了。我慌了，大声向儿子要。妻子也出来，厉声让儿子交出来。因为离银行下班的时间很近了，我们担心买不到电要黑一晚上，所以都十分着急。儿子极少见过这阵势，脸上呈现出难得一遇的惊恐与慌乱。

我意识到自己犯错误了，虽然着急也不应该对孩子大喊大叫，忙改换口气，问儿子那电卡的去向，并晓以利害。但儿子可能真是被吓着了，竟然许久说不出话来。

我便满屋子乱找，电卡还是不见踪影。平日凡被儿子看中的东西，他都会转移到自己的小写字台里。我将那写字台翻个遍，还是没有。妻子也改了口气：“好孩子，妈妈知道你变魔法，给妈妈变一个魔法，把电卡变出来吧。”儿子还是一声不吭，但表情已恢复了平静与尊严。此时我已完全是平时对他的亲昵口气了，哄着他说出电卡的去向，儿子低声说：“不知道。”

“不可能，许多天前放的东西你都会记着在哪里，怎么刚放的就忘了？”儿子还是摇头说不知道。我恍然大悟，我们真的吓着他了，在高度的紧张中，孩子确实确实忘记了。

同样不能排除的可能是，出于对父母那种强硬态度的本能反抗，他的潜意识也会将电卡的去向“忘记”。去银行买电绝对是没希望了，我索性买了两支蜡烛回来。4岁的孩子很快又欢声笑语了。

这个晚上在漆黑中度过，不能看书，不能看电视，最恐怖的是我们早已不习惯在黑暗中摸索了，总要下意识地去摸按灯的开关。只有儿子，似乎更多了快乐，看着蜡烛也兴奋地笑，看着我们趴在地上满屋子找也兴奋地围着跑来跑去，还对我说：“爸爸，我晚上做个梦，就会梦到那卡片。”

这是一个混乱不堪的晚上。我和妻子口角不断，她怪我太娇惯孩子，不应该给他那电卡玩；我则说不要让儿子体验到不必要的挫折感，对电卡的好奇心是求知欲的一种表现，应该得到满足。

我说这话时小家伙正坐在椅子上玩，立即跑过来给我一个紧紧的拥抱，还在我的脸上狠狠地亲了一口，表示他的感谢，亲过了，还回头看了一眼坐在沙发上生气的妈妈。

这虽然是一个杂乱不堪的晚上，从另一面看，也是一个特殊的、与众不同的晚上。如果不是儿子弄丢了电卡，如果不是漆黑一团，我们岂不是要度过一个平淡无奇的夜晚吗？以感激的目光看待生活中每一种不同经历，以积极的视角看待日常的“失误”，也许我们才能够更深刻地体味生活中的丰富。

今夜，便是孩子“赐福”给我们了。妻子问儿子：“下次爸爸再拿电卡，你还要吗？”

儿子坚定地答：“要。”妻子更气了：“还弄丢是呀？”“不是，”儿子边摇头边说，“看看就给爸爸。”

儿子也在这经历中成长着。

副刊 电话：65233688

**洛阳人看洛阳手机报**

洛阳本地新闻资讯内容丰富，总量占到了60%以上。

定制方法：移动用户发送短信 LYD 到 10658300 订阅，3元/月。不收GPRS流量费。联通用户发送短信 712 到 10655885 订阅，3元/月。不收GPRS流量费。